

君之苦心，自有人谅之。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文承各省推举，誓词具在，区区此心，天日鉴之。若以文为有诱致之意，则误会矣。”^①孙中山许诺，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便可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2月12日，清政府颁布清宣统皇帝退位诏书。2月13日，袁世凯声明拥护共和制度，同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职。

实际上，在南北议和的过程中，孙中山同时还在准备北伐，上文提到荷马李陪同孙中山检阅北伐先锋队就是其中表现之一。荷马李此时还参与了某些军事活动。他后来回忆说：“我记得在1912年1月下旬或2月上旬，我们的军队分三支向北推进，左边一支沿着京汉铁路，右边一支沿着大运河，中间一支沿着津浦铁路。我在中间那一支。在这一年的1月下旬，我将我的总部从铁路线上的□□^②向着大运河挪到了东北方向的一个村子里。”^③那么荷马李当

① 《孙总统与袁世凯来往要电》，《申报》1912年1月6日，第1张第4版。

② 原文不清晰，无法识别具体地名。

③ 荷马李写给贝尔福德（R. J. Belford）的信（该信字迹凌乱，无具体日期），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鲍尔斯文件（Joshua B. Powers Papers），Box 1，“Correspondence of H. Lea and E. Lea”内的文件夹“Belford, Robert J.”。荷马李在该信中描述了当时民军的动向以及他自己在其中的活动。笔者没有找到有关荷马李参与当时军事活动的中文史料。经查阅史料发现，当时民军和清军在津浦铁路附近的确有一些相关的军事活动：“驻扎秦皇岛附近之第二十三镇清军一千六百人将乘津浦铁路南下与张勋兵会合。”（《专电》，《申报》1912年1月12日，第1张第3版）“民军预备北伐，拟借沪宁火车在津浦铁路轨道上运送军队。”（《专电》，《申报》1912年1月13日，第1张第2版）“民军政府逐日由津浦铁路运兵赴北，每日南京出发之军约有五百名之谱。”（《译电》，《申报》1912年1月17日，第1张第3版）

时对于孙中山试图让位袁世凯的做法持何种态度呢？一位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的记者曾就该问题写信询问荷马李：“唐绍仪认为是你在劝说孙不要和袁世凯有任何瓜葛。是这样吗？当然，我个人认为，如果和谈破裂，战争继续，那么革命事业将必然失败，中国将遭到瓜分。那正是许多人努力试图避免的事情。反过来，如果清政府下台，合理的协议最终达成，孙将而且终将获得最终的胜利。是你建议孙不要与袁和谈？还是池亨吉和其他所谓的将军呢？”^①这位记者在向荷马李打探其对于和谈的态度，他的询问透露出了唐绍仪等人认为荷马李反对孙中山与袁世凯和谈。实际上，荷马李一向主张“战争即和平”。^②而且曾经护送荷马李夫妇回美国的朱卓文（J. Chockman）在写给荷马李夫妇的信中提到：“我永远不会忘记荷马李将军在南京时说过的话：‘战争即和平（Fight means Peace）’。”^③而在这封信之前的一封信中，朱卓文曾就孙中山让出临时大总统后中国的状况对荷马李抱怨说：“中国的状况糟透了，据说武昌会再次爆发革命，北京的官员们为了自己的派系而彼此争斗，他们做的坏事比好事多得多。天啦！真不知道中国将会变

① 肯尼迪（J. Russell Kennedy）写给荷马李的信（1912年1月17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鲍尔斯文件（Joshua B. Powers Papers），Box 1，“Correspondence of H. Lea and E. Lea”内的文件夹“Kennedy, J. Russell”。

② 参见 Homer Lea, *The Valor of Ignorance*, New York and London: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09.

③ 朱卓文（J. Chockman）写给荷马李夫妇的信（1912年8月24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鲍尔斯文件（Joshua B. Powers Papers），Box 1，“Correspondence of H. Lea and E. Lea”内的文件夹“Chockman, Jue”。

成什么样。”^①他在该信中还说：“在让位给袁世凯后，医生今日的声誉更高了，但在广东并非如此，他们兄弟成为仇人。他的哥哥孙眉想杀了他，因为他又让胡汉民当了广东的都督。我听说他哥哥和广东的几个将军正计划着在广州再发动起义以反对医生和胡汉民。昨天上海的报纸说‘广州随时都可能陷入混乱中’。我真希望能知道这种情况何时是个尽头。”^②中国当时的状况让朱卓文非常困惑，内心十分苦恼，从而记起了荷马李曾经说过的“战争即和平”这样的话，他内心十分认同荷马李的说法，即要通过战争才能获得最终的和平并捍卫它，而妥协退让之后事情会变得更糟糕。综上，尽管没有找到直接证据，但是可以根据多种迹象推测荷马李对于孙中山“推功让能”是持反对态度的。

就在孙中山宣布辞职的前两天，荷马李中风了。荷马李重病的消息很快就被美国媒体予以报道。2月12日，《纽约时报》登载消息称：“（南京，2月11日）跟随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逸仙医生来这里的美国军官荷马李将军病得非常严重。”^③2月13日，《纽约时报》刊文称：“（上海，2月12日）中华民国大总统孙逸仙医生的顾问美国军官荷马李将军情况危急。他患了糖尿病，据称今晚已经垂危了。”^④《华盛顿邮报》也刊文：“（中国上海，2月12日）中华民国大总统孙逸仙医生的顾问美国军官荷马李将军情况危急。他

①② 朱卓文（J. Chockman）写给荷马李夫人的信（1912年6月15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鲍尔斯文件（Joshua B. Powers Papers），Box 1，“Correspondence of H. Lea and E. Lea”内的文件夹“Chockman, Jue”。

③ No titl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2, 1912, p.3.

④ “Gen. Homer Lea Very Ill”,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3, 1912, p.5.

已经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①美国报刊迅速地报道了荷马李重病的消息，而且提到他的名号时普遍冠以“总统顾问”^②、“美国军官”、“将军”等词，“黄色新闻”的特点再次鲜明地体现出来。^③

荷马李曾在1月份得了流行性感冒，但其后完全康复了，2月11日的中风非常突然。荷马李在事后回忆当时的情景：“一天早上在起床号吹响后不久，大约6点钟左右，我骑上马，视察行进的队伍。突然，我看不见了，眼前一片漆黑。我勒住马，用手捂住眼睛，使劲揉搓它们，同时意识到我可能会晕厥从而跌落。于是我下马，寻着我来的方向摸索回去。我大约走了10分钟，那是一段极度漫长的时间。然后他们发现了我，把我领回去。医生说这是因为前额有一根血管破裂导致的。”^④荷马李之所以会突然中风，可能一方面是由于其身体本来就很虚弱^⑤，另一方面可能是他来中国后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需要予以特别指出来的因素是：其一，他工作非常卖力。美国报刊在报道荷马李重病的消息时，同时

① “Gen. Lea Critically Ill”,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3, 1912, p.9.

② 此处提到孙中山的头衔不是“临时大总统”而是“总统”。

③ 中国国内对于荷马李重病的消息仅见于零星的几篇英文报道中。

④ “China Calls Author-Soldier, Gen. Lea longs to Return”, *Los Angeles Examiner*, August 23, 1912, p.4.

⑤ 从前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荷马李身体虚弱，曾几次生命危急的情况出现。而德国的治疗对其身体的恢复起到了非常有效的作用，甚至在荷马李这次生病之后，朱卓文（Chockman）希望荷马李的身体能恢复到离开欧洲之前的样子。朱卓文（J. Chockman）写给荷马李夫人的信（1912年5月28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鲍尔斯文件（Joshua B. Powers Papers），Box 1，“Correspondence of H. Lea and E. Lea”内的文件夹“Chockman, Jue”。

称“他在革命的进程中，工作极度努力”；^①其二，英日外交官的抗议。“因为荷马李将军谴责英日同盟，而且公开声称他认为英国和日本正在计划瓜分中国，故而英日两国愤怒了”，2月7日，英国和日本进行了非正式的抗议，并对荷马李的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②其三，孙中山准备辞职。南北和谈的进展，以及清帝即将退位，孙中山即将辞职，这些对于荷马李的精神和心态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当然，可能还存在其他一些原因，现在也无法确切地说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荷马李身体突然崩溃，而只能从他中风前的活动中寻找可能的因素。

荷马李中风之后处于深度昏迷之中，一度情况非常危急。2月20日，埃塞尔在写给妹妹的信中说：“你可能已经从报纸上得知荷马李病重的消息。尽管我现在可以很高兴地说他已经好多了，但是有两整天，我们都担心他的每一次呼吸都是他最后的呼吸。医生说，他能撑过来真是奇迹。我们几乎已经放弃了所有希望。这次中风非常突然，整整12个小时我都没能意识到其严重性。一个星期的时间我衣不解带。现在他大部分时间都是睡着的，身体非常非常虚弱，但是在照顾下，他或许会熬过来。这里的每一个人都非常

① “General Homer Lea, Military Adviser to Dr. Sun, is Ill”, *The Evening Journal* (Wilmington, Del.), February 17, 1912, p.1; “General Homer Lea, Military Adviser to Dr. Sun, is Ill”, *Bismarck Daily Tribune* (Bismarck, Dakota), February 20, 1912, p.1; “Sun’s Adviser is Reported Ill”, *Perth Amboy Evening News* (Perth Amboy, N. J.), February 23, 1912, p.5.

② “American is Bounced from His Job”, *Daily Capital Journal* (Salem, Oregon), February 7, 1912, p.5; “England and Japan Depose American General in China”, *Rogue River Courier* (Grants Pass, Or.), February 9, 1912, p.7.

好，他们给了我们很好的帮助。”^①3月16日，埃塞尔在信中写道：“他在慢慢地恢复。尽管他的身体一侧仍旧无法动弹，但是他的胳膊似乎逐渐变得有力量了。他自己还不知道已经瘫痪了，我害怕他发现该事实的那一刻，而他至今仍旧不知，所以你就明白他病得多严重了。他的大脑太疲惫，如今任何事情都无法感知了，或许这是他自我拯救的一种方式，如果他现在还焦躁，那么什么也救不了他了……他已经躺了4个星期了，但像躺了几个月一样。想着他马上就能好起来，于是也觉得不错，但是那将需要很长的时间，而想着他如今已经脱离的危险，而且这或许是他那天才的大脑获得休息的唯一方式，我就会感到非常高兴。你不必担心，因为他一定会好起来的。他的工作还没有做完，除非工作做完了，否则人是不能去世的。我敢说，如果在刚开始我有时间去想情况有多糟糕，那么我肯定已经疯掉了。”^②埃塞尔在信中描述了荷马李当时的状况，同时从中也可以看到荷马李生病之前的工作强度非常大。在来中国之前，埃塞尔曾说荷马李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而此时埃塞尔则说荷马李的工作还没有做完。从中可以看出，埃塞尔对荷马李的工作很支持，且对荷马李很有信心。

孙中山派秘书朱卓文（Chockman）陪同荷马李夫妇，埃塞尔说：“孙告诉他就待在这里，以便我们可能随时需要他的帮忙”，他

① 埃塞尔写给艾格妮丝·布赖恩特（Agnes Bryant）的信（1912年2月20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鲍尔斯文件（Joshua B. Powers Papers），Box 1，“Correspondence of H. Lea and E. Lea”内的文件夹“Bryant, Agnes”。

② 埃塞尔写给艾格妮丝·布赖恩特（Agnes Bryant）的信（1912年3月16日，打印件），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鲍尔斯文件（Joshua B. Powers Papers），Box 1，“Correspondence of H. Lea and E. Lea”内的文件夹“Bryant, Agnes”。

“那么好，那么会安慰人，如果没有他，我肯定早就疯了”。^①“孙中山自己当然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无法亲自陪在这里，但是我们知道，如果可能的话，他一定会陪着的。他对于情况的好转感到如此高兴，当他一旦可以从繁杂事务中抽身时便过来待几分钟。”^②

在同日写的另一封信中，埃塞尔说：“我根本没有时间做事情，因为我一旦离开床边 10 分钟，他就会变得焦虑和紧张，好像担心我再也不会回来了。知道他生病之后，他才意识到他有多在乎我。他日渐康复，但若想走动，还得几个星期的时间。我还不清楚他视力受损的程度，但我们希望它没有受损。”^③

3 月 31 日在写给妹妹的信中，埃塞尔重复了 16 日信中提到的荷马李对其依恋等情况，然后继续写道：“他老是说要去加州造一座房子，然后我们所有人就可以住在一起了。谢天谢地，他的脑子没有受损。”埃塞尔说：“明天我们将开始电疗法，会有很大益处。”对于当时中国国内的形势，埃塞尔说：“如今孙已经确定无疑地决心辞职，以便和平的局面到来，我们认为荷马李最好还是离开。”荷马李夫妇最后决定回美国休养，而医生建议在天变热之前就启程。医生说，海上旅行对荷马李有益，而且随着时间流逝荷马李会慢慢痊愈。对荷马李夫妇而言，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荷马李身体能好

①② 埃塞尔写给艾格妮丝·布赖恩特（Agnes Bryant）的信（1912 年 3 月 16 日，打印件），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鲍尔斯文件（Joshua B. Powers Papers），Box 1，“Correspondence of H. Lea and E. Lea”内的文件夹“Bryant, Agnes”。

③ 埃塞尔写给艾格妮丝·布赖恩特（Agnes Bryant）的信（1912 年 3 月 16 日，手写件），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鲍尔斯文件（Joshua B. Powers Papers），Box 1，“Correspondence of H. Lea and E. Lea”内的文件夹“Bryant, Agnes”。

起来，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了。^①

二、最后的时光

4月12日，荷马李夫妇由上海乘坐日本轮船回美国。为了避免记者等人不必要的打扰，埃塞尔努力地让他们的行程不对外公开。孙中山安排朱卓文（Chochman）护送荷马李夫妇到了横滨^②，并另派人陪同他们直到抵达加州。^③

4月29日，檀香山的记者捕捉到了荷马李的消息：从东方驶来的新阳丸（Shinyo Maru）号上载有从中国归来的荷马李夫妇；荷马李病情严重，需要回西海岸静养直至身体好转。^④第二天，当地报纸刊登长文详细地介绍了荷马李的情况：“军事冒险家、作家、中国帝制摧毁者的顾问荷马李正搭乘新阳丸号回国，他的战斗已经结束，他处于瘫痪中，并由其虔诚的妻子照看。右侧半身不遂、几近失明、遭受持续的疼痛折磨、历经许多战斗的这位英雄不得不屈服于疾病的疼痛之下。他几乎已经丧失了希望，尽管那个在包厢中看顾他的弱小女子绝不向命运低头，并坚称只要他们回到洛杉矶，

① 埃塞尔写给艾格妮丝·布赖恩特（Agnes Bryant）的信（1912年3月3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鲍尔斯文件（Joshua B. Powers Papers），Box 1，“Correspondence of H. Lea and E. Lea”内的文件夹“Bryant, Agnes”。这封信的前半部分与3月16日的信存在重复的地方。

② 朱卓文（J. Chockman）写给荷马李夫妇的信（1912年5月28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鲍尔斯文件（Joshua B. Powers Papers），Box 1，“Correspondence of H. Lea and E. Lea”内的文件夹“Chockman, Jue”。

③ “American Who Advised China's Patriot Home in Pathetic Condition”，*San Francisco Chronicle*，May 7，1912，p.3.

④ “Gen. Homer Lea on Board Sick”，*The Hawaiian Star*，April 29，1912，p.8.

有朋友相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从在上海登上轮船开始，一路上荷马李将军一直都待在他的包厢中，偶尔到甲板上待一两个小时。昨日轮船到港时，他待在包厢内，只要轮船不离开檀香山，他就不会出来。除了几近失明之外，将军正遭受由于脑门血管破裂而造成的巨大痛苦。”由于从东京和横滨上船的乘客太多，荷马李只能屈居二等包厢之中，但是他“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料和看护”。他的医生说荷马李“现在可以看到一点点了”，而且他希望等轮船抵达旧金山时能让荷马李恢复健康。其后，文章对荷马李简历进行了介绍：“荷马李将军是《无知之勇》的作者，曾在斯坦福读书。1899年，中国上一任皇帝被废黜和监禁的一年之后，荷马李将军到了东方，并与帝党关系密切，从那时直至1908年秋天那位皇帝去世，他一直担任帝国精英们的顾问。为了对他的贡献表示感谢，他被授予中将（lieutenant-general）头衔和一枚宝星。从1908年政变至今，他一直密切观察东方及太平洋发生的各个军事活动和政治变化。他有关11世纪社会主义在中国兴衰的研究在社会经济学家中引起了广泛关注。”^①

5月1日，《晚间星辰报》简要报道了5月1日从檀香山发来的有关荷马李返美的消息。^②5月2日《洛杉矶时报》登载荷马李返美的消息：“荷马李将军搭乘日本轮船新阳丸去往旧金山。他曾住在洛杉矶、最近曾担任获胜的中国革命党的司令。他现已几乎失明，半瘫痪，极度无助，待在他的包厢里，由他的夫人照顾他。”其后，

① “Gen. Homer Lea Victim of Disease”, *The Hawaiian Gazette*, April 30, 1912, p.1. 该报纸在头版报道荷马李返美的消息，并配以荷马李大头照。

② “Lea Returning to U. S.”, *The Evening Star*, May 1, 1912, p.1.

报纸简要介绍了荷马李与中国的关系：“当荷马李将军还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就有了从清政府统治下解救整个中国的想法。他的朋友和家人都不把其当回事，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不久，他在空地上操练中国人。革命运动的领袖孙逸仙医生来美国时遇到了他，被其真诚所打动，并相信他的能力。从那个时候起，尽管在美国有关他的消息非常少，但是他在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力爬升得很快。”^①荷马李回美国的消息在美国散布开来，这让荷马李又一次处于媒体的聚光灯下。

5月6日，荷马李到达旧金山。《旧金山纪事报》刊文：“斯坦福毕业生、作家、军事冒险家、在摧毁古老的清王朝中帮助了新生的共和派的荷马李将军，在获得胜利和成功后，乘坐新阳丸于昨日抵达了这里。他崩溃了，是身体而不是精神。他右侧偏瘫，几乎不能移动，几乎没有了视力，而且持续遭受疼痛的折磨。曾经亲眼目睹过许多英勇的战斗，现今被病痛折磨，他成为了其忠实而年轻的妻子的病人。他们将去南加州，期望那位坚毅的战士、帝制摧毁者的顾问能恢复健康……他待在包厢里，不容许见任何记者，他的妻子替他发声，讲述了他在最近发生的那场革命中所起到的作用。”因为中立法规的限制，“尽管李将军无法实际地参与到革命者的战斗中，但他参与到指挥以及战略谋划中，这些最终导致了革命的胜利”。埃塞尔告诉该报记者：“大约3个月前，李将军瘫痪了，他的

① “Homer Lea is Helpless”, *Los Angeles Times*, May 2, 1912, p.14; “Gen. Homer Lea Ill”, *New York Times*, May 2, 1912, p.5; “Homer Lea, Leader of Rebels, Now Invalid”,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May 2, 1912, p.3. 这几篇报道的内容相同。

中风来得非常突然。当然，我无法透露我的丈夫和新生中国的革命党的关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的确是孙医生的朋友和顾问，我们去年曾陪伴着他。是的，在新政府的治理下，中国发展得非常好，她未来必将进步和繁荣。”其后，这篇文章又将荷马李的大概情况予以介绍，并称：“他是远东地区军事活动和政治变化的密切观察者。他的价值被孙医生看到了，他为孙医生在军事以及其他方面提供建议和经验指导。”^①

《洛杉矶时报》也对荷马李的抵达予以报道，开篇就点出了荷马李与中国的革命以及中华民国的建立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该文描述了荷马李的身体状况：“他下火车时，根本无法走路，必须依靠轮椅的帮助才能坐上汽车。”其后，该文用比较大的篇幅描述了荷马李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的关系。^②

荷马李回到加州之后，住在圣塔莫尼卡（Santa Monica）离海岸很近的房子里，处于安静地休养状态。他的朋友会过来看他。荷马李夫妇写信与外界联络。^③朱卓文（Chockman）与荷马李夫妇保持通信，以了解荷马李身体恢复的情况，并将自己、孙中山以及中

① “American Who Advised China's Patriot Home in Pathetic Condition”,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May 7, 1912, p.3.

② “Empire Maker Seeks Health”, *Los Angeles Times*, May 8, 1912, p.5.

③ 5月25日，荷马李夫人给罗伯茨爵士写信，告知对方荷马李已经安全抵达圣塔莫尼卡。罗伯茨爵士于6月17日回信说：“我相信你不久就会告知我这样的消息：荷马李已经恢复了健康。”罗伯茨爵士写给荷马李夫人的信（1912年6月17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鲍尔斯文件（Joshua B. Powers Papers），Box 1，“Correspondence of H. Lea and E. Lea”内的文件夹“Roberts, Field Marshal Lord Earl”。

国的近况告知对方。^①同时孙中山也在同荷马李夫妇进行书信往来。^②

1912年6月，荷马李的新著《撒克逊时代》由哈珀兄弟出版社出版。^③书的署名是荷马李，同时注明“《无知之勇》的作者”。荷马李在书的前言中提到了这本书的写作过程：“这本书在写作的过程中遇到了诸多困难。当我还在美国的时候，就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后来在各个大洲和大洋的旅行中继续写作，最终在亚洲完成了整本书。最后一章的写作开始于浓郁的和平氛围之中，而最终在战火纷飞中予以完成。”这本书是荷马李对其地缘政治思想的进一步阐发，主要论述了在新科技等背景下“军事科技进步如何影响国家生存状态”。^④

① 朱卓文 (J. Chockman) 写给荷马李夫妇的信 (1912年5月28日、6月15日、7月5日、8月24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鲍尔斯文件 (Joshua B. Powers Papers), Box 1, “Correspondence of H. Lea and E. Lea” 内的文件夹 “Chockman, Juc”。

② 1912年6月27日，孙中山写信给荷马李夫人：“我非常高兴听到你和将军在回国的旅途中，至为愉快。我更高兴的是将军的身体日益复元，以及医生所说的他不久以后就可以走路了。在你收到我这封信的时候，你应该已在海滩上了，无疑的，空气和阳光的转变更会加快将军身体的复元。”孙中山在这封信中提及他的儿子和两个女儿将乘坐轮船赴美读书，同时称“在中国的事情已渐渐粗具规模”，他想避开政治方面的事情而尽力发展中国的自然资源，尤其是进行铁路方面的建设。《致咸马里夫人函》(1912年6月27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86—387页。

③ 罗伯茨爵士在6月17日的信中提到：“《撒克逊时代》已于3天前出版，而在那之前的一两天，该书的样本已经由哈珀兄弟出版社寄给了我。我确信该书将受到大众的欢迎。”罗伯茨爵士写给荷马李夫人的信 (1912年6月17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鲍尔斯文件 (Joshua B. Powers Papers), Box 1, “Correspondence of H. Lea and E. Lea” 内的文件夹 “Roberts, Field Marshal Lord Earl”。

④ Homer Lea, *The Day of Saxon*, New York and London: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12, preface.

《纽约时报》上刊登的广告这样介绍这本书：“和上一本书一样，荷马李将军致力于将美国人从国家十分安全、不会受到侵略的迷梦中唤醒，这本书强烈呼吁美国人即刻醒来。作者预言，其他国家经济发展会给美国带来危机，而这些国家的扩张必然会导致美国目前国境线的缩小。书中对危机极有说服力的预言、犀利的饱含逻辑性的分析，都意在打破每一个爱国的美国人的懒散沉睡状态”^①；“荷马李写了一本书，预言英国处于崩溃的边缘”^②。除了《纽约时报》外，当时许多报纸都登载了该书的相关消息。^③出版社认为，报纸上刊登的这些信息，应该会使得这本书的销量快速增长，而且，“罗伯茨爵士（Lord Roberts）已多次表达了对该书的兴趣”，“他很想尽可能地去提升该书的销售量”，于是出版社送给了他十几本书，“这样他就可以将其分发从而扩大书的知名度”。^④

实际上，《撒克逊时代》出版时便自带光环。在其出版不久，就有一个叫毛利八十太郎（Yasotaro Morri）的日本人给荷马李写信：

请原谅我冒昧地给您写了这封信。我刚收到了您的新作

① “Harpers Books”, *New York Times*, June 15, 1912, p.6; “Harpers Books”, *New York Times*, June 22, 1912, p.9.

② “Contents of Book Review”, *New York Times*, June 22, 1912, p.5.

③ 出版社职员在写给荷马李的信中提到了刊登《撒克逊时代》广告的报刊名录。参见后文提到的哈珀兄弟出版社职员写给荷马李夫人的信（1912年8月31日）。

④ 哈珀兄弟出版社职员写给荷马李夫人的信（1912年8月3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鲍尔斯文件（Joshua B. Powers Papers），Box 2, “Collected Writings of H. Lea” 内的文件夹 “The Day of the Saxon, Correspondence”。

《撒克逊时代》。我非常喜欢这本书，正如我非常喜欢您的上一本书《无知之勇》一样。我诚恳地祈求您能准许我将这本书翻译成日文。您的上一本书在翻译成日文之后，受到我国人民的热捧，我深信您的新作一定会受到同样的喜爱。我知道纽约的哈珀兄弟出版社拥有该书的版权，我应该就该问题获得他们的同意，但无论如何，我觉得获得作者的许可应该是我们道义上的责任。

借这个机会，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您名字中带着的“将军”一词是军事意义上的“将军”，还是您全部名字中的一部分？某个日本作家（如果您想知道他的名字，我可以提供给您）严厉地批评了您，因为您的那个头衔彻底将大众误导了。日译本里您名字中的“将军”一词是军事意义层面的。就这个问题，您能彻底地解释清楚吗？这样我就可以向我的国民解释这个问题。

我之所以想做这个翻译工作，并不是为了谋利，只是想让我我国国民能熟知您的著作。热切地希望能您尽快回复并同意我的请求。^①

这位日本人在看到《撒克逊时代》之后，即刻给荷马李写信，请求作者同意将这本书翻译成日文，是因为他一方面很喜欢《撒克

① 毛利八十太郎（Yasotaro Morri）写给荷马李的信（1912年6月20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鲍尔斯文件（Joshua B. Powers Papers），Box 2，“Collected Writings of H. Lea”内的文件夹“The Day of the Saxon, Correspondence”。

逊时代》，另一方面他看到了荷马李的《无知之勇》在日本的畅销，并认为日本人同样还会追捧荷马李的第二本书。同时，毛利也明白版权在出版社，故而他说征求荷马李的同意，也只是出于礼节和道义上的考虑。这句话说得虽然合乎情理，但让人看后有种不愉快的感觉，因为其潜台词是，荷马李的同意与否，实际上与毛利是否能获得翻译权没有太大的关系。而紧接着毛利在这封信的后面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即荷马李“将军”头衔是否具有军事层面的意义。他希望荷马李能够亲自彻底地将这个问题解释清楚。而从这封信上的信息来看，毛利当时应该在美国，应该可以从报纸上看到有关荷马李“将军”头衔由来的相关报道。他此处提出这个问题，是想从荷马李那里得到一手的信息，确证荷马李背后的关系，并向日本国民予以说明。毛利的来信表明日本人还在继续关注荷马李及其著作，由此可见荷马李思想和著作的影响力。

由于资料的限制，无法看到荷马李读了这封信后的感受以及是否回信。从现有的信息来看，毛利并没有获得《撒克逊时代》的日译版权。池亨吉曾通过孙中山试图获得《撒克逊时代》的日文翻译权。^①1914年5月1日，荷马李夫人写信给孙中山，称已经就池亨吉翻译《撒克逊时代》一事写信给哈珀兄弟出版社，并再次提及她同意池亨吉获得日文翻译权。^②然而，不知因何原因，笔者并没有

① 孙中山写给荷马李夫人的信（1913年12月23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鲍尔斯文件（Joshua B. Powers Papers），Box 1，“Correspondence of H. Lea and E. Lea”内的文件夹“Sun Yat-sen”。

② 荷马李夫人写给孙中山的信（1914年5月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鲍尔斯文件（Joshua B. Powers Papers），Box 1，“Correspondence of H. Lea and E. Lea”内的文件夹“Sun Yat-sen”。

看到《撒克逊时代》日文版的出版。

毛利等人想翻译《撒克逊时代》，在很大程度上是想搭《无知之勇》受人们追捧的顺风车，而出版社在推销《撒克逊时代》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借用《无知之勇》的名声，同时也会将销量等与《无知之勇》对比。7月19日，出版社的克拉伦斯（Clarence W. Mcilvaine）写信告知荷马李夫人：“《撒克逊时代》的销售目前有些迟缓，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他将出版社最近的广告复印件以及出现的一些评论附在信中。同时他还提到一家出版社认为法文版没有销路，但他会再尝试找其他出版社出版法文版。”^①10月2日，克拉伦斯写信称：“《撒克逊时代》在这里的销售平稳，但销量没有《无知之勇》大。”^②10月26日，克拉伦斯来信称：“《撒克逊时代》和《无知之勇》的销量都很平稳，尽管前者的销量仍旧比不上后者。”克拉伦斯还在信中提到了罗伯茨爵士刚做了一个演讲，该演讲对于宣传《撒克逊时代》中所做的警示是有促进作用的。而且他提到《撒克逊时代》的德语译本将在

① 克拉伦斯（Clarence W. Mcilvaine）写给荷马李夫人的信（1912年7月19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鲍尔斯文件（Joshua B. Powers Papers），Box 1，“Correspondence of H. Lea and E. Lea”内的文件夹“Mcilvaine, Clarence W.”。这封信的开头，克拉伦斯提到他从一个朋友那里听说荷马李身体进一步恢复，并称：“我非常高兴，你在信中暗示你和荷马李将军不久将再来英国；回忆起我们曾经在这里相聚的时光，我感到非常快乐。”

② 克拉伦斯（Clarence W. Mcilvaine）写给荷马李夫人的信（1912年10月2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鲍尔斯文件（Joshua B. Powers Papers），Box 1，“Correspondence of H. Lea and E. Lea”内的文件夹“Mcilvaine, Clarence W.”。信的开头写道：“收到你的上一封信之后，得知李将军的身体快完全恢复了，这是最让我高兴的事情。”

11月上旬出版。^①

从《撒克逊时代》的出版及销售来看，出版社在宣传、推广方面的做法与促销《无知之勇》是一样的，而罗伯茨爵士在两本书的宣传上的作用也相似。《撒克逊时代》的销量不如《无知之勇》的原因可能有多种，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应该是作者荷马李在宣传方面的缺位。此时荷马李只能静静地休养身体，而不能像《无知之勇》出版时那样以做讲座、接受采访等各种方式对自己的书进行宣传。

荷马李的身体渐渐康复，到了7月份，他可以通过口述的方式给孙中山写信了：

我的身体已经好了，可以给你写信了。我们昨天收到了你那封令人感激的邮件。我的身体已经大大恢复了，我和我的医生都相信，到了9月中旬我就可以回中国，且无论你指派我做什么事情，我都可以为其竭尽全力。

这场病真的很严重，但是我觉得我几乎已经康复了。最近，应洛杉矶华人的邀请，我开车到唐人街去看望他们。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位来自费城的华人，一两天前刚到洛杉矶。他说他刚收到黄兴（Huang Hsin）写来的一封信，信中称所有的德国顾问将被解职，美国军官将顶替他们的位置。我由此得知南北军队将要合并，因为你的军队中没有德国军官。我对此不理

① 克拉伦斯（Clarence W. Mcilvaine）写给荷马李夫人的信（1912年10月26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鲍尔斯文件（Joshua B. Powers Papers），Box 1，“Correspondence of H. Lea and E. Lea”内的文件夹“Mcilvaine, Clarence W.”。

解。你能告诉我相关信息吗？如果你们即刻需要这些军官，请告知我薪水是多少，我去拜访陆军部长（Secretary of War），无论你需要多少军官，我都争取让他批准。

查菲将军（Generals Chaffee）及伯顿将军（General Burton）偶尔来看我，并总是问候你。你可以将指示用电报发给洛杉矶弗林特吧（Flintbar）荷马李收。自离开南京后，我没有接受任何报纸的任何采访，如果你看到有报道声称源自于我，你就知道那一定是假的。如果你想让我在回中国之前去华盛顿、伦敦和巴黎，请直接跟我说。这里的人们似乎全都认为俄国很快将占领中国。^①

荷马李在这封信中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很有信心，提出可以帮孙中山招募美国军官，而且预计9月中旬就可以回中国为孙中山效力，并可以根据孙中山的要求先去华盛顿、伦敦和巴黎一趟。

荷马李积极地与孙中山进行书信往来，沟通信息，甚至还拟定了一个备忘录。孙中山在10月13日的回信中提及收到荷马李及其夫人的来信“不胜欣慰感谢”，期望荷马李的“健康状况继续好转”，从而可以与荷马李“两个月后^②在巴黎碰面”。而至于荷马李

① 荷马李写给孙中山的信（1912年7月27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鲍尔斯文件（Joshua B. Powers Papers），Box 1，“Correspondence of H. Lea and E. Lea”内的文件夹“Sun Yat-sen”。

② 英文原文用的词是“in”，《孙中山全集》将其翻译成“两个月内”，这里应该是“两个月后”的意思。

拟定的备忘录，孙中山说：“你备忘录中所提的条件，我已经仔细审视过了。其中有几项需要在我们碰面时进行商讨。”孙中山还提到了他北上的情况：“我此次北上是一次巨大的胜利，你一定已经从报纸上获知此事。这次北上使得南北双方获得了更好的谅解。黄将军也曾北上，同样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他刚回上海。”^①孙中山在信中提到了计划两个月后与荷马李在巴黎碰面，会就荷马李草拟备忘录中的几项进行商讨。同时孙中山将他北上的情况以及最近与山西银行家接触的情况告知荷马李。通过这些信件往来以及报刊等渠道，荷马李对中国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应该有一定的掌握。^②

除了通过书信往来之外，蓝天蔚的到访对于荷马李了解中国国内的形势而言是一个重要契机。在武昌首义后，蓝天蔚曾密谋发动北方新军响应，但因事泄出走。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蓝天蔚被孙中山任命为北伐军第二军总司令。他率领北伐军共2 000多人，乘军舰和运输船北上，到达山东烟台，发表宣言，并开赴东三省攻城略地，获得节节胜利。因南北达成协议，蓝天蔚接到南京临时政府电报，令北伐军原地待命，等候解散。后蓝天蔚由政府资助

① 孙中山写给荷马李的信（1912年10月13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鲍尔斯文件（Joshua B. Powers Papers），Box 1，“Correspondence of H. Lea and E. Lea”内的文件夹“Sun Yat-sen”。《复咸马里函》（1912年10月13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04页。

② 尤金（Eugene）认为荷马李此时显然“并不清楚袁世凯的当权以及孙中山失去了在政治、军事上的权力”。参见 Eugene Anschel, *Homer Lea, Sun Yat-Se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177。

出国考察。^①7月28日，蓝天蔚抵达旧金山，受到当地华侨的热烈欢迎。《旧金山呼声报》对当时的情况予以报道，并简要介绍了蓝天蔚的情况，且提到蓝天蔚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学习西方的军事设施以及现代军事技术方法”，“他不会与美国当局商讨承认中华民国的的问题”，此行仅仅是为了让他能更好地胜任回国后的工作。^②蓝天蔚访美一行中还有孙中山的儿子孙科（Sun Fo）以及两个女儿孙姪（Sun Yuen）和孙婉（Sun On）。孙中山的这几个孩子此次来美是为了读书，朱卓文（Chockman）曾在7月5日写给荷马李的信中提及7月2日孙科等人出发去美国求学的消息。^③他们与蓝天蔚随行，到加州时还参加了许多蓝天蔚出席的活动^④，由此可以推出蓝天蔚此行除了考察之外还有护送孙中山的孩子们来美求学的目的，进而

① 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第4册，第421—423页；贾逸君编著：《民国名人传》，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2年，上册，第304—305页；姚维斗、黄真：《蓝天蔚》，《历史教学》，1986年第12期；何广：《将军百年后：浅论蓝天蔚生平记述中的形象塑造》，《近代史学刊》，2014年第1期（总第11辑），第153—154页。

② “Commander of Chinese Reform Force in North Comes to Study Military Methods”, *The San Francisco Call*, July 29, 1912, p.14.

③ 该信中提到：“孙科想去加州大学读书，但两个女孩还没有决定去哪里求学。我告诉他们，等他们一到美国就给你写信。”朱卓文（Chockman）还将孙科在美国的收信地址告知荷马李夫妇。朱卓文（J. Chockman）写给荷马李夫妇的信（1912年7月5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鲍尔斯文件（Joshua B. Powers Papers），Box 1, “Correspondence of H. Lea and E. Lea”内的文件夹“Chockman, Jue”。

④ 据报章消息，在蓝天蔚进行的参观、宴请等活动中，随同人员里有孙科、孙姪和孙婉的名字。“Merchants Fete Noted Chinese”, *The San Francisco Call*, August 1, 1912, p.17; “Chinese Visitors on Inspection Tour”, *The San Francisco Call*, August 3, 1912, p.28.

更可以推知蓝天蔚与孙中山的关系不一般。

8月15日，蓝天蔚一行到达洛杉矶，并于第二日拜访荷马李。报载，蓝天蔚为了当面对荷马李表示感谢，将去位于圣塔莫尼卡（Santa Monica）的荷马李家里，“蓝天蔚作为中华民国最高层官员之一，将亲自表达其政府以及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对荷马李将军的感激之情：多亏了他的天赋异禀，在当代一场最伟大的革命中，清政府被打败了”。^①蓝天蔚的军事出身以及在辛亥革命中的活动，尤其是其在北伐中的作为，与荷马李有很多相通之处，二人有许多共同的话题。他们在美国的会面，对于荷马李而言是一次非常难得的经历。荷马李在重病之后见到蓝天蔚，从其口中得知中国革命的相关情况。

8月28日，荷马李向媒体做出声明，称他的身体已经恢复并准备回中国继续效力。《旧金山纪事报》载：“（海洋公园，8月28日）作家、中国革命家的前军事顾问荷马李将军发布了一个声明，称他不久将回到中华民国，继续担任军事顾问等职务。四个月前，荷马李因脑中血管破裂而导致暂时性失明，其后他从中国回到美国。在离开新生的共和国之后，他一直都在这里休养。他的视力已经恢复，而且他已发表声明称他基本已经准备好再次跨越太平洋回到中国。”^②同日，许

① “Gen. Lan Rushes to Visit Gen. Homer Lea”, *Los Angeles Herald*, August 15, 1912, p.1.

② “General Homer Lea to Return to China”,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August 29, 1912, p.1. 该文章的副标题是“视力恢复，中国革命中的残疾英雄准备好了继续效力”。

多报刊上登载了类似的消息。^①

报纸上继续流传着荷马李打算回到中国的消息^②，甚至有报纸登载荷马李将乘坐太平洋邮轮尼罗河号（Nile）的消息。^③10月6日《太阳报》载：“《无知之勇》和《撒克逊时代》的作者荷马李将军可能不久即将返回中国。几个月前，他因在中国革命中积极工作而致使身体受到严重损害而回加州家中休养。如今他的腿可以活动了，但是胳膊仍旧无法活动。但他通过最亲密的朋友孙逸仙而与新生共和国的事务保持密切联系，并打算尽快回到实际的工作中

① “American Soldier of Fortune Goer Back to China”, *Albuquerque Evening Herald* (Albuquerque, N. M.), August 28, 1912, p.1; “Homer Lea to Return to Fight in China”, *El Paso Herald* (El Paso, Tex.), August 28, 1912, p.15; “General Homer Lea to Return to China”, *Medford Mail Tribune* (Medford, Or.), August 28, 1912, p.1; “Will Go Back to Aid the New Republic”, *Daily Capital Journal* (Salem, Oregon), August 28, 1912, p.5; “General Lea will Return to China”, *Santa Fe New Mexican* (Santa Fe, N. M.), August 28, 1912, p.5.

② 从8月28日开始，一直有报刊登载该消息。“Lea Back to China”, *Honolulu Star-bulletin* (Honolulu, Hawaii), August 29, 1912, p.1; “Brief Bits of News”, *Morgan Country Republican* (Versailles, Mo.), September 5, 1912, p.2; “News of a Week in Condensed Form”, *The Meridian Times* (Meridian Idaho), September 6, 1912, p.1.

③ 该报载：“随着视力的逐渐好转并最终恢复，荷马李将军（他曾在中华帝国待了许多年，为前专制政府的君主充当军事顾问；同时他还是有关中国方面事情的专家和作家）将乘坐太平洋邮轮尼罗河号。该船目前正在火奴鲁鲁港口附近……大约四个月前，荷马李将军路过火奴鲁鲁时，几乎失明了。因为病痛，他不得不待在自己的包厢中，只有几个当地最著名的华人可以去见他。据说，在大陆，荷马李将军处于最好的医生的治疗之下。他的失明是由脑中风引起的。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一直在海洋公园休养。他的身体一好转，他便迫不及待地宣布了决定返回中华民国的消息。”“Lea Expected on the Nile”, *Honolulu Star-bulletin* (Honolulu, Hawaii), September 12, 1912, p.6.

去。”^①这篇报道对荷马李身体的具体状况进行了描述，并再次提及荷马李试图回到中国。荷马李也积极做着准备，并拟定一个备忘录，计划与孙中山在巴黎会面。

对荷马李而言，一切即将好起来。10月27日，荷马李夫妇还宴请了几个朋友。然而，就在当晚，荷马李突然再次中风，并于11月1日去世。其去世的消息当天就见诸报端：“（加州洛杉矶，11月1日）军事冒险家、在墨西哥马德罗（Madero）革命以及最近的中国革命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荷马李将军今日在本地去世。他已经病了一段时间了。”^②第二天，其去世的消息在报刊上广泛地予以登载。《旧金山纪事报》载：“（洛杉矶，11月1日）曾在最近爆发的中国革命中给其领袖担任顾问的美国公民荷马李将军于今天午后12点半在位于海洋公园沃兹沃斯街135号的家中去世。荷马李将军已经瘫痪了数月。在清政府被推翻之后，他就立即从中国回到家中，据报道，那时他已经第三次中风，瘫痪了，而且命不久矣。然而他的身体逐渐好转，几星期之前，他的医生乐观地认为荷马李将军的病已经好了。荷马李将军现年36岁，毕生都在研究中国问题。他留有遗孀。”该篇报道紧接着介绍了荷马李的情况：“荷马李与南方那个有名的将军是一个家族，当他还是斯坦福的学生时，就对军事问题感兴趣，还学习了汉语。由于疾病的阻挠，他无法毕业，于是他突然离开加州去了中国。不久他就成为该帝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的幕僚之一。由于他的贡献，他被授予了中将（Lieutenant-General）头衔，并被赐予

① “Authors and Their Work”, *The Sun*, October 5, 1912, p.14.

② “Gen. Homer Lea Dead”, *Honolulu Star-bulletin* (Honolulu, Hawaii), November 1, 1912, p.1.

宝星。后来，他成为首先与孙逸仙结盟的那批人之一，并在最近爆发的那场成功的中国革命中成为孙逸仙的顾问之一。荷马李将军写了好几本有关东方的书籍，其中重要的有探讨日本攻占加州计划的《无知之勇》以及有关华人和传教士之间故事的《硃笔》。”^①

11月2日，荷马李的葬礼举行。只有家人以及几个亲近的好友参加，没有任何仪式。^②当《大陆报》记者就荷马李去世采访孙中山时，孙中山说：“荷马李先生的躯体不幸畸形，但他具有非凡的才智。他虽非军人，却是位伟大的军事哲学家，对军事问题有着卓绝的见解。在与革命相关的军事策略问题上，他给了我全面的帮助。他对军事问题有远见卓识，写了几本有关军事战略战术的著作。好几位杰出的军事专家对他的著作都十分赞赏，罗伯茨将军就是其中最钦佩他的人之一。他为人十分真诚，为中国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全部的精力。他处事公正，富有同情心，坦诚且果决，与很多中国人成为朋友。所有认识他的人若知道了他的死讯，都将会感到极度悲伤。去年十二月荷马李先生陪同我从海外回到上海，并在南京协助我直至其因脑中风而生命垂危。”^③孙中山非常简要地概括了

① “Hero of Chinese Revolution Dead”,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November 2, 1912, p.3. 另见“Adviser to Chinese Rebels Dies in California”, *El Paso Herald* (El Paso, Tex.), November 1, 1912, p.7.

② “No Word Spoken at General Lea’s Funeral”,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November 3, 1912, p.48; “Silently Lea’s Remains are Given Sepulture”, *The San Francisco Call*, November 3, 1912, p.38.

③ “Homer Lea Dead; A Tribute to Him by Dr. Sun Yat Sen”, *The China Press*, November 6, 1912, p.1. 另见黄季陆等：《研究中山先生的史料与史学》，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5年，第453页；《对咸马里将军的赞词》（1912年11月6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42页。

荷马李的特点——身体残疾但头脑聪明，同时指出了荷马李在军事方面的建树及受到罗伯茨将军等人的敬佩。对于荷马李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孙中山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荷马李为革命献出了“全部精力”。孙中山谈话中两处提及荷马李给予他的帮助：在“与革命相关的军事策略问题上”，荷马李给予“全面的帮助”；孙中山从海外回国，荷马李一直陪同并协助他。在谈话中，孙中山并没有提及荷马李的职务，也没有用“军事顾问”或“顾问”这样的字眼。《大陆报》的这篇报道中，提到荷马李时用的是其全名（Homer Lea）或者李先生（Mr. Lea）这样的称谓，而没有用美国报刊中经常用的“将军”这个称呼。需要指出的是，这篇赞词发表在《大陆报》这样一份英文报刊上，其面向的读者主要是懂英文的人士，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华的外国人，进而是国外的外国人。除了中国国内英文报刊上有零星几篇消息之外，笔者未在中文的报刊上发现与荷马李去世相关的文字报道。

同时，孙中山以写信的方式向荷马李夫人表达了他沉痛的心情：

亲爱的荷马李夫人：

从报纸上得知李将军去世的消息，我极度悲痛。我本来要给你发一封电报以表达我深切的同情和吊唁，但至今我都不信报上所说是真的。

失去了李将军，我觉得我失去了一位伟大的真正的朋友。

宋小姐要我向你转达她对于你丧夫之痛的最诚挚的同情。^①

荷马李去世之后，孙中山等人一直与荷马李夫人保持联系。1914年黄兴访美时还亲自去拜访了荷马李夫人。^②孙中山后来还多次邀请荷马李夫人来中国帮忙。^③

小 结

长堤计划失败后，荷马李与孙中山的关系没有受其影响，反而日渐紧密。他们拟定了新的行动方案，即由荷马李游说英美政府，

-
- ① 孙中山写给荷马李夫人的信（1912年11月14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鲍尔斯文件（Joshua B. Powers Papers），Box 1，“Correspondence of H. Lea and E. Lea”内的文件夹“Sun Yat-sen”。这封信写在了“中国铁路总公司”的专用信笺上。另见《致咸马里夫人函》（1912年11月14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43页。
- ② 黄兴到达纽约后，写信给荷马李夫人称：“在洛杉矶时，很高兴能有幸让您了解我，因为我敬佩您的丈夫，故而我很关心您的状况。希望上天一如既往地继续保佑您。我诚挚地希望未来能有机会加深我们彼此之间的友谊。”黄兴写给荷马李夫人的信（1914年10月5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鲍尔斯文件（Joshua B. Powers Papers），Box 1，“Correspondence of H. Lea and E. Lea”内的文件夹“Hwang Hsing”。
- ③ 孙中山在1914年12月31日写给荷马李夫人的信中称，因为他目前没有人帮忙处理英文信件，故而希望荷马李夫人能过来帮忙；1921年8月5日写给荷马李夫人的信中称期盼她能来中国帮助开展妇女工作；在1922年2月11日的信中称等条件允许时希望荷马李夫人能来帮助中国及其人民。孙中山写给荷马李夫人的信（1914年12月31日、1921年8月5日、1922年2月1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鲍尔斯文件（Joshua B. Powers Papers），Box 1，“Correspondence of H. Lea and E. Lea”内的文件夹“Sun Yat-sen”。